

创作心得

“打草鞋的本事不能丢啊”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创作体会

□张永新

2023年2月,《伟大的长征》主创团队第一次“重走长征路”,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这里,一个青花瓷碗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们所有人。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损失最大的一场战役,数万英魂长眠于此。2018年和2019年广西全州县政府开展湘江战役红军遗骨收殓保护工作,仅在耳木洞就先后挖掘出完整遗骸30具,遗骨3000多块。当地人员在洞外不远处的崖边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骸骨,他斜倚着崖壁,一只手臂努力伸向不远处的一只青花瓷碗,距离只有30厘米,他似乎想要拿到碗喝水,却因伤势过重,永远定格在了这个姿势上。根据骨骼发育分析和同位素鉴定,这名牺牲的红军战士不足14岁。

这个咫尺之间的定格,让我们意识到,长征本就是一场青春的远征。红军中的普通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师团指挥员平均年龄不足25岁。正是这群年轻人,在枪林弹雨中踏过千山万水,以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意志完成了这场伟大的征程。如何拍好这群“年轻人”的长征,如何让这段历史走近当下观众,走进年轻人的心里,是我们反复思索的重要课题。

在二度创作时,我们始终恪守总编剧陈晋老师提出的创作理念:大处立格局,小处见真情。长征中的“大”究竟指什么?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转战15个省,总行程达六万五千里;共进行战役战斗600余次;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挑战人类生存的极限。这份“大”,是我们立足全局、尊重史实的全景式历史视

野。剧中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同步呈现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独立征程,并将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等革命脉络纳入叙事框架,力求展现中华民族于绝境之中苦苦求索救国出路的宏大历史画卷。

为立住这份历史“大”格局,我们重点梳理、扎实打磨了四条贯穿全程的主要历史脉络:第一,讲好远征之始,讲清红军为何要告别根据地、开展战略转移,让观众读懂这场远征是绝境求生、保存革命火种的必然抉择。第二,理顺转折之路,系统呈现长征途中一系列关键会议节点,做到层层铺垫、精准落地,尤其重点打磨遵义会议的表达——用8天时间拍摄,以两集多的体量,还原了这场迷雾之中校正航向、挽救党挽救红军的伟大转折。第三,直面草地分兵的至暗时刻,不回避历史的沉重,真实呈现这段艰难岁月,让观众看到信仰在绝境中的坚守与定力。第四,写好胜利会师的壮阔历程,完整呈现多路红军浴血突围、跨越险阻,绝境中拼出生机,最终汇聚成照亮民族前路的磅礴力量。

我们在锚定这份历史之“大”的同时,也用心捕捉那些藏在历史褶皱里微小却温热的细节。我们追寻创作之“小”,力求还原有血有肉的人,还原真实的苦难,还原纯粹而坚定的信仰。这是我们对历史发自内心的敬畏,是对先烈满怀赤诚的敬意。

“小”的创作抓手究竟在哪里?说到底,是人心,是情感,是每一个角色真实的悲欢。剧中塑造的领袖人物,既有运筹帷幄的宏大格局,也有普通人柔软的温情。史料记载,长征期间毛主席曾4次落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海报。(网络图片)

泪。剧中对一些片段做了艺术呈现:行军途中遇见逃荒的“干人(穷人)”祖孙,毛主席脱下毛衣赠予孩子,含泪喊出“要为天下干人找活路”;贺子珍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生命垂危,毛主席策马赶到,贺子珍从昏迷中苏醒,问出“我们以后再有了孩子能不能不送走”,毛主席握着妻子的手潸然泪下;警卫班会师的壮阔历程,完整呈现多路红军浴血突围、跨越险阻,绝境中拼出生机,最终汇聚成照亮民族前路的磅礴力量。

拍长征就要敬畏长征,要用伟大长征精神拍长征。这是在拍摄现场我常和大家说的话。我们力争将年轻的将士同样塑造得鲜活立体,用心捕捉那些细碎的人性瞬间。那个距离青花瓷碗30厘米的小战士,我们给他起了名字叫陈柏林;湘江战役中26岁的政委易荡平牺牲前喊出了一句“同志们,我们奔死去,为战友们求活路”;22岁的贺炳炎在战斗中右臂被炸碎,只能靠一把木锯完成手术,剧痛之中,贺炳炎唱起湘鄂西山歌“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刀子架

在颈项上,砍掉脑壳只有碗大的疤”,这是他唯一的麻药;草地中,一位无名小战士牺牲前把武器和衣物整齐地摆放在身边,留给后来的战友。这一帧帧画面,勾勒出长征最柔软、最悲壮的底色。

30厘米,是一名少年没能触碰到生的希望;六万五千里,是红军将士们踏遍山河的伟大征程。宏大史诗的背后,不仅是无数个短暂却不平凡的生命奔赴,更是咫尺天涯之间的牺牲与守望。这里的“大”与“小”,正是我们创作《伟大的长征》中想要探寻的内核。

历时457天的拍摄,我们每天的通告单上都会加上一句副标题——长征何以永远。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个设问呢?正如全剧的开篇,昏暗油灯下,毛主席静坐编织草鞋,经纬交错之间,织就了这场远征最朴素的底色。全剧的尾声,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岸边,小红军问毛主席:“我们以后还会长征吗?”毛主席回答:“人活在世上,总是要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你还记得草鞋怎么打不?打草鞋的本事不能丢啊!”(摘自《人民日报》)



走进周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斑驳砖墙、古雅灯笼与泥泥狗招牌相映成趣。市民并肩漫步在悠悠小巷间,尽览街区风景。

李树丽 摄

文化漫谈

由动画片《八仙》想到杨永青的大师之作

□刘勇敢

灯光亮起,电影结束了,我的思绪也从热闹喧嚣中退场。回望历史中的八仙,另一部艺术创作在脑中浮现,沉静中带给我无声的震撼。那就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杨永青绘制的八仙故事图画书。

杨永青生于1927年3月,出身贫苦,自幼喜爱绘画,少年时曾短暂跟随当时的画家谢闲鸥学习工笔画。凭借对绘画的热爱,他孜孜不倦,苦练成才。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始为少年儿童创作。他是著名国画家、连环画家,新中国儿童画最重要的奠基人。也曾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资深高级美术编审。他用一支笔,为几代孩子画出了中国故事的魂魄。

八仙是流传千年的经典民间故事。在杨永青的画笔下,有舍命布施的何仙姑,流浪遇仙的蓝采和,宦官闹寿的韩湘子,弃恶行善的曹国舅,巧惩渔霸的铁拐李,蒙冤修道的汉钟离,偷喝先汤的张果老,赶羊造桥的吕洞宾,还有广为人知的八仙过海。这些故事有善良正义,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也有令人开怀的诙谐意趣。

打开绘本,古朴的画风扑面而来。画面干净通透,沉稳内敛、温润柔和。八位仙人各带法器,袍褂加身,云来雾去。一下子把我们拉进历史,沉浸在古老的传说氛围里。细看画面,线条的冲击真是太强烈了。或直或弯,或粗或细,或疏或密,或刚劲或柔和……灵活多变的线条不仅勾勒出山林树木,楼屋衣物的轮廓,而且描画出人物的动作形态、气质神态。汉钟离衣纹大弧度回旋,线条圆厚松弛,尽显从容豁达,悠然自在。何仙姑着衣裙而立,舒展飞扬的线条让她轻盈温婉,仙气飘飘。线条是中国画造型的基础。国画以线立形,以线传神。杨老的画让我们见识了线条的神奇魅力,也让我们领略了杨老深厚的国画功底。在线条之上我们则看到国画传统颜料绽放的色彩。赭石、花青、藤黄,经杨老层层叠作,薄施淡染,整个画面色彩丰富,雅致和谐,含蓄克制,艳而不俗。

连环画是讲故事的图画书。阅读杨老的八仙故事书,最深的印象还是以画叙事引人入胜,人物表情生动传神。在铁拐李巧惩渔霸的故事中有这么一页:铁拐

李手托陶罐,目光坦荡,胸有成竹。两个渔霸的手下,一个双手交叉在胸前,身子微微前倾,盯着陶罐;一个停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双眼瞟向陶罐。那种粗野骄横、仗势欺人、随时听命主子的打手神态表露无遗。渔霸则大腹便便躺在竹椅上,翘着二郎腿,瞪着眼指着铁拐李,完全是不可一世的样子。那双瞪大的双眼,有对长生不老秘方的贪婪,也有对铁拐李的恐吓,哪怕印在纸上,仿佛都能听到他凶狠跋扈的吼声:“你要是个耍把戏的,我可对你不客气。”

杨老善于捕捉人物的动态画面,推动故事进展,尤其以微表情的变化深见功力。在张果老偷喝仙汤的故事中,张果老的表情可谓一页一个样。寻寻觅觅的好奇,掀开锅盖的喜悦,急于入口的试探,美味饱腹的享受,吃干喝净的心满意足,以及最后,见有来人的惊慌,怕被追赶的紧张。这些细微表情的变化,把张果老的心态刻画得精准细腻,可谓传神入微。

看杨老的连环画,我们还能深切地体会“留白”的妙用。在韩湘子亮相的画面里,韩湘子坐在一块石头上,手执玉笛,唇触轻吹,除了石旁一株小草,背景空无一物。这空无一物即“留白”,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广阔空间。仿佛笛声飘在林间,飘进山里,飘上云端。万籁俱寂,只有笛声。

这样的“留白”在书里有很多。看,吕洞宾驾小船救了几仙姑,可这画面上却只见小船不见水。难不成这是旱船?当然不是。这满页的空白就是宽阔的江水。船帮边的三两条线,甚至让我们感觉到江水荡漾,小船前行的动感。正是这种“留白”营造出中国画特有的韵味和意境。

电影是时间的艺术。动画片《八仙》以一帧帧画面,在一个个瞬间给人以时时的视觉冲击。而八仙故事图画书则以一种静态的呈现,让人得以注目凝眸,细心品味。

民间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中国画是东方美学的独特语言,蕴含着中国的哲学思想以及绘画的高超技艺。杨永青将二者融为一体,为我们留下了可以一读再读的经典佳作,带给了我们极美的艺术享受和醇厚的精神滋养。让我们打开这套书,走进杨老,走进八仙,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摘自《中华读书报》)

科学新知

告别闰秒——全球时间标尺迎来重大调整

□罗国芳

沿用半个多世纪、用来弥合原子钟计时与地球自转计时差异的“时间补丁”——闰秒,被取消了。根据国际计量大会10月15日表决通过的决议,自2027年5月20日起,不再人为增减闰秒,启用连续协调世界时。

为确定时间,世界上有两种常用计时系统: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UT)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国际原子时(TAI)。地球自转速率并不恒定,而国际原子时的秒长高度稳定。随着时间累积,两套系统对应的时刻会逐渐产生差值。为协调这一矛盾,国际相关机构确立了协调世界时(UTC),这也是目前全球广泛采用的时间体系。

协调世界时以国际原子时秒长为基础,在时刻上尽量接近世界时。1972年的国际计量大会决定,当监测时差达到0.9秒时,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个修正被称作闰秒。至今全球共实施27次增加时刻的正闰秒,上一次调整在2016年12月31日。

然而,随着数字化基础设施

普及,闰秒机制逐渐成为信息系统的隐患。国际地球自转学会地球定向中心首席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比祖阿尔说,闰秒机制诞生之时,人类社会还不需要极高精度的时间。但现在在很多应用场景要求时间精度小于1秒,金融系统就是典型。因此,给协调世界时强行改动1秒,会带来巨大麻烦。过往每次执行闰秒,总会出现各类错误。如今,微小的时间差错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此外,近年观测还发现地球自转出现异常加快的现象。按原有规则,如果自转加速持续,未来或将需要负闰秒,也就是直接跳过一秒。国际计量局联合国际地球自转学会在2025年举办技术研讨会评估负闰秒风险。专家认为,未来几年,负闰秒出现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将达到30%。而这是多方都希望尽量避免的局面,因为负闰秒极有可能造成大范围系统故障。

国际计量大会决议采取的新标准把协调世界时与世界时允许的最大差值放宽至3600秒,即1小时,以此保障协调世界时在未来数百年可以持续稳定运行。(据新华社电)

往事随风

“豫剧”命名往事

□裴小松

一个地方剧种名字的诞生,从来不是偶然。它是一方水土的标识,是从从业者代相传承的信念、信心、信仰,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豫剧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最大众的称呼为“河南梆子”,之外还有一堆小名。比如它在河南中东部地区叫“河南梆子”,又叫“祥符调”,在郑州以西地区叫“河南讴”或“靠山黄”“靠山吼”等。

“豫剧”之名,1924年首次出现在报纸上,历经用、废、立、行,直到1952年由官方正式定名,历时28年,最终成为河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剧种的正式名称。

1924年,《京报副刊》上刊出河南人王义成的文章《豫剧通论》,“豫剧”一词从此诞生!当时王义成笔下的“豫剧”,指的不是“河南梆子”,而是河南所有剧种的统称,他把越调、曲剧、大平调、怀梆等河南地方戏,统统绘进“豫剧”这个词里。

当时唱戏者和听戏者中识字

者不多,且文章发在北京报纸上,传播度较低,这篇文章未火。河南的戏班子和听戏人继续沿用“河南梆子”的叫法。“豫剧”一词,像往黄河里扔了颗小石子,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就沉底了。

23年后的1947年,远在兰州城的河南籍戏剧家李战,成为“中州剧社”的管理者。李战热爱戏剧事业,长期从事新文艺工作,先后在河南和西北进行抗战戏剧活动。

李战着重加强了戏剧改良工作,将“中州剧院”改编为“新光豫剧团”,新光豫剧团从1947年成立到1949年6月散班,在兰州两年多,成就了李战的两大历史功绩:一是将“河南梆子”更名为“豫剧”。二是办豫剧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学习豫剧。这两项均为开创性举措。李战在兰州的演出海报、戏单上、学校招生公告上,统一写作“豫剧”。但在那个时期,“豫剧”之名除兰州外,并未得到各地公认。

1951年春节,早年间有“河南梆子大王”“河南梅兰芳”美誉的陈

素真,带着“群众河南梆子剧团”从大西北来到中南区的武汉,正琢磨着咋让河南梆子在“戏码头”武汉站稳脚跟。正巧,中南军政委员会要办春节联欢会,陈素真率团登台,赢得满堂喝彩。演出结束,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子恢来到后台慰问演员,风趣地说道:“‘河南梆子’是小名,豫是河南省简称,我看可以取个大名为‘豫剧’比较恰当。”邓子恢副主席“小名”“大名”的点拨,为“豫剧”这一名称在文化界和官方立起来,叫开来埋下有力伏笔。

当年8月,陈素真率团到河南、河北巡回演出前,正式将剧团招牌换成“武汉市群众豫剧团”。“豫剧”之名首次亮相中原大地、河北平原!“河南梆子”转正“豫剧”的易名典礼,还得再等一次全国性的戏曲盛会。

1952年12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戏曲界盛会。河南派出常香玉率领的“香玉剧社”进京会演,官方首次正

式将“河南梆子”改为“豫剧”。从1924年王义成的北京“随笔”,到1952年常香玉等名老艺人的进京会演,28年,一个河南地方剧种名字变革“马拉松”跑到了终点。全国戏曲会演的官方认证和背书,是“豫剧”名字叫响的关键一笔。

20世纪50年代,全国的戏曲地方剧种迎来“改名升级”的时代潮流,比如皮黄更名京剧、粤班更名越剧、黄梅调更名黄梅戏等等。“豫剧”之名,饱含现代意义与风尚,从此之后,“河南梆子”这个“小名”,成为历史名词。

如今,“豫剧”早已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唱遍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豫剧今日的繁荣,让我想起豫剧之名28年的沿革,想起1924年王义成首提“豫剧”之名,想起1947年李战在兰州如孤胆英雄般高举“豫剧”之名的呐喊,还想起邓子恢在武汉的剧院后台“小名”“大名”定乾坤,想起常香玉在北京全国戏曲会演舞台上的清澈唱腔,我的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摘自《河南日报》)